

# “看不见”的蓝军班

■雷彬 江鑫钰



长,不过两三分钟;短,仅仅几十秒。这是导弹凌空的时间。对于海军某训练基地某连反导模拟班战士来说,一场演训,无论场面多宏大、科目多复杂、日程多紧凑,他们的作用发挥,就看这一刹那——

当靶机模拟导弹发起突袭,只有在短暂的时间窗口内,构设出逼真复杂的电磁环境,才能最大限度检验舰艇的防空反导能力。

这是一支“看不见”的蓝军。他们的战场,在无形空间;他们的战斗,按分秒计算。然而,就是为了这电光石火间的短暂绽放,这群平均年龄24岁的士兵,将汗水洒在了他人同样“看不见”的地方。

## 二

海是什么样的?平静的、狂躁的、汹涌的……

以前,大多数班员只能说出一句“海是蓝色的”。这几年,部队实战化练兵深入推进,基地承担的演训任务大幅增加,班员们已经可以给出多种不同的答案。

海的样子,是在实战化训练中一步一步丰富起来的。一次任务中,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波澜,军舰产生小幅摇晃,由于长期在岸上工作生活,3名班员都感觉到屏幕上的字开始发虚。他们保持一人操作,轮流闭一会儿眼睛,但身体还是极度不适。

一个大浪打来,下士赵紫文狠狠撞在了舱壁上。他赶紧掏出事先准备的呕吐袋,一阵翻江倒海……

浩瀚大洋上,狂风搅动乌云,形成一个幽暗深邃的空间。而在看不见的空间里,班员们用设备营造出复杂多变的电磁环境,给“红方”舰艇电子战部位同样来了一场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锤炼。

演练结束,赵紫文靠着舱壁,瘫坐在地上,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呼吸。他想起,小时候在村头的水塘玩耍,还挨过母亲的训斥。十几年过去,他已经从偏远山村走向广袤大海。

这几年来,海军实战化训练向远海

延伸。作为“对手”和“陪练”,班员们也无可避免地要身处险境。赵紫文说,经历过浪涛的考验、领略过潮汐的力量,也对抗风暴的袭击……他们的身体,渐渐适应了大海的脾气。

## 三

从天台到远海,改变的不只是环境,还有班员们的内心。

那年的一场演习中,班员们需要用两个控制台操纵设备,构设复杂电磁环境。然而,在演练开始前2小时,一个控制台电路突然烧毁,导致电磁信号缺失。大家从未遇到过此类情况,此时,他们身处陌生海域,没有备件,更没有技术支持。有人提出,向上级请示推迟演练时间。中士赵金硕是个急性子,一听这话,他当场反驳说:“要是因为我们影响了任务,回去怎么见人?”

经过分析,他们决定来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:用一个控制台,操纵所有设备!最终,靶机按时起飞,班员们根据这枚“导弹”的航速、轨迹,灵活调整电磁信号发射的最佳角度,圆满完成任务。

这场出色的临机处置,让反导模拟班声名大噪,赵金硕也被人刮目相看。入伍之前,赵金硕是一名厨师,本来想到部队干炊事专业的,却意外成了“蓝军”的一员。刚开始,那些复杂的电磁波理论让他不胜其烦,甚至跟班长要过性子。

同样是大海改变了他。某次任务中,一位“红方”舰艇的老班长告诉他,我们的军舰越来越先进,如果仅仅是靶机飞过来,就像一块铁疙瘩不足为惧,而你们构设的复杂电磁环境,才使得导弹攻击更加逼真。

从那之后,赵金硕再也没有小看过自己的专业。他跟着班长学习理论,练习实操,专业水平快速提升,还被表彰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。

经过此事,班长朱晨光也更加注重班员的专业基础训练。如今,他们的理论书籍涵盖了电磁波、舰艇知识、防空反导等多个领域,今年分到班里的两名新兵,也开始抱着设备箱反复爬楼梯。

李绪睿说,他最喜欢站在黄昏的天台上,看着一艘艘战舰披着霞光归航。每每这个时候,他就会想起《火蓝刀锋》里的一句经典台词——“为祖国的大海尽最后一滴热血”。

## 记 忆

四年,不是岁月痕迹。

四年,是一个人的乳名。这个名字源于他被武乡人民守护的四年时光。

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,八路军总部于11月14日进驻山西长治武乡。一直到1942年6月17日最后一次离开,八路军总部先后5次进驻武乡,驻扎时间长达536天,这片土地由此刻下闪光的印迹。

这些战斗的队伍中不仅仅有扛枪的战士,还有进驻大坪村、安乐庄的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,创办于刀把嘴村的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制药所,以及坐落于下北漳的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(简称“前方鲁艺”)……

在“前方鲁艺”这支文艺队伍中,就有日后的著名版画家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——彦涵。

彦涵,本名刘宝森,江苏连云港人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,彦涵正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。他在中学时代就组织过学潮,后来又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。之后,他更是放弃了去巴黎留学的机会,带着一腔激情辗转800余里、步行11天奔赴延安。

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了3个月木刻版画后,彦涵于1938年跟着八路军渡过黄河,挺进太行山抗战前线。

初入武乡,他为《新华日报》创作插图。从大坪村到安乐庄,再到下北漳,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八路军战斗与百姓生活的版画。

烽火年代,有火热的生活,也有浪漫的爱情。1940年,在“前方鲁艺”校长李伯钊的主持下,彦涵与同在该校教务处工作的白炎结为夫妻。第二年,两人的爱情结晶降生,取名白桦。

那正是太行山中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,当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身边带一个孩子。无奈之下,他们将小白桦托付给邻近村庄的高焕莲。这位已有3个孩子的母亲,毅然接过了重担。

抗战时期的武乡及周边,像高焕莲这样的妇女数不胜数,她们之后被冠以“太行母亲”的称号。

## 寻找“四年”

■蒋殊

家了。他的大名叫彦涵,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,老大叫刘四年,小的叫冬冬。爸爸革命以前姓刘,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。四年比我大一岁,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。后来,我们院中的小孩总说,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,就要留在那儿,上不了去了?要不怎么叫刘四年?

文中让少年们充满疑问的“刘四年”,就是白桦,后来改名为彦冰。为纪念高焕莲一家4年间的以命守护,彦涵还特意为儿子起了一个温暖的乳名:四年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彦涵利用出差机会回到武乡寻访,遗憾的是,四年的奶奶高焕莲已经去世。长大后的四年也曾有过回武乡的打算,却总是阴差阳错未能成行。

几年前的一天,武乡县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杜煜,从网上看到一则关于四年的简介,第一句就是:“彦冰,出生于山西武乡”。人们这才意识到,四年从未忘记武乡。

2023年4月,武乡策划编排了大型实景剧《四年》。剧目上演的过程中,剧组也在不停地寻找当年的四年。这年秋天,他们终于与四年取得了联系。不久后,双方迎来一次极其郑重的会面。武乡县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心一行人,飞赴成都看望四年。

早早迎在大门口的四年,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紧握着远方这些亲人的手,流着热泪说自己“最困难的时期是在武乡度过的”。

一伙人围拢在一起,一桩桩一件件,将曾经的岁月慢慢翻拣。四年告诉大家,他当年离开武乡前往延安,并非像父亲彦涵在版画《找妈妈去》中描绘的那样——由两名战士骑马护送。真实的历程,是他被战士们放在肩头,一程程接力背到延安的。

临别时,四年将一份早已备好的礼物——父亲当年创作的版画《找妈妈去》,赠给家乡人,并答应身体允许时回武乡看看。

80多年过去了,于世人而言,他叫彦冰;而在武乡人心中,他永远是八路军的儿子——四年。

## 行军高原

■罗浩

方才醒过神来:行军路上随时可能遭遇这样的战斗。

沙尘呼啸着扑向车队,电台里传来指挥员断断续续的指令:“打开双闪……拉开车距。”突然,整辆车猛地向右倾斜,小谢来不及反应,肩膀重重磕在车窗上。原来是前方路面有一道深沟,好在有惊无险,车队终于平稳驶出沙尘区域。

当夜幕笼罩塔里木盆地,队伍在沙漠边缘扎营。战友们才钻出车厢,黑压压的蚊群便裹着热浪扑来,稍作停留,浑身上下就刺痒难耐。但是战士们谁也没有抱怨,在整个行军路上这不过是大家谈笑间的插曲。

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,车队终于驶出荒芜,见到熟悉的绿色,大家心情渐好,张班长也难得笑了起来。他的座椅旁散落着三四个清凉油铁盒,刺鼻的薄荷味混合着汗味在驾驶室里蒸腾。

车队驶进最后的休整点,这里是城乡接合部。马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,车队缓缓驶过,鸣笛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。这一刻,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得尤为动人。

此次行程的终点是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边防线。天一亮,车队便朝着迅速降低。张班长急忙将方向盘稳住,对带车人员说:“用电台呼叫指挥员,前方沙石路段,我们要降速。”那一刻,小谢

随着最后一辆车翻过垭口,远处雪山反射着冷冽的月光,像一把把刺刀直指苍穹。

车队顺利到达点位,引擎的喘息渐次沉寂,只剩下霜雾从排气管漫出,与高原的夜色无声交融。

张班长蹲在车旁,手电筒光束扫过油管上凝结的霜。比起自身的高原反应,他更担心车辆的状况。虽然抢修后车辆勉强到达点位,但后续的任务提醒着他,任何环节都不能松懈。

哨声响起,人员纷纷开始集合休整。未来,他们将驻守在这里,小谢也会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高原战士。山风卷起雪粒抽打在伪装网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
## 风雪龙脊

■吴家庆 苏国良

地一滑,碎石“哗啦啦”滚落深谷,发出令人心悸的回响。他身子一歪,失控向下滑去,腰间连着的那根安全绳瞬间绷直——一股力量将他牢牢拽住,在陡坡上滑了一小段才停住。

赵旭杰低头盯着吴高枫煞白的脸,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:“脚下踩实了,腰腹绷住劲儿!”他手腕沉稳地收着绳子,帮吴高枫稳住了重心。直到看见吴高枫脚下踩实,身体不再晃动,赵旭杰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两年前,同样是这道绝壁。还是新排长的赵旭杰在一次攀登中,脚下岩石猛然松动,整个人瞬间向下坠去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双布满厚茧与冻疮却如铁般有力的大手,紧紧托住了他悬空的脚踝——是老班长李振!“别低头,排长,眼睛向上看!”李振沙哑的吼声穿透风雪。他拼尽全力将赵旭杰推回岩壁,自己的手掌

却被粗粝的岩石磨得渗出鲜血。

赵旭杰望向远方,在翻腾的云海与刺目的雪光之间,一条雄浑的山脊线若隐若现。“看见那条线了吗?”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,“那是我们的国境线。我们今天爬的每一步,都是为了守护它。”

一股热浪涌上了吴高枫的心头。他抬起头,目光越过排长坚实的背影,投向那条云端的“龙脊”。随后,他咬紧牙关,重新将冻得发麻的手指深深抠进岩缝。

向上,再向上!队伍陆续登顶,视野豁然开朗。群山在脚下,云海被初升的太阳染成一片金红。吴高枫一把扯下面罩,胸膛剧烈起伏。待呼吸稍稍平静,他缓缓挺直脊梁,与排长并肩而立。

两道身影立在峰顶,如同扎根在绝壁的雪松。雪地上那道蜿蜒的足迹,在朝阳下静静闪烁着光芒。

## 军营纪事

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与发动机轰鸣交织,我们这支钢铁洪流穿过达坂城的戈壁滩,朝着天边的喀喇昆仑山行进。黄沙在轮胎与履带间沸腾,荒漠上空的阳光将装甲车玻璃晒得发烫,迷彩帆布在热浪中啪啪作响,像无数面战鼓在天地间敲响。

此次行军历经数日,全程贯穿了大半个新疆,沿途不仅有绕城高速的复杂交会,路况更是涵盖了沙漠戈壁、高山盆地,直至最后的雪域达坂。可以说每一天的行军,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挑战。跨越天山,当车队行驶至南北疆分界线的甘沟,赤红色的雅丹峰群在晨光中被镀上一层琥珀色。路旁的流沙泛起银闪闪的光泽。沿途的奇异风景吸引着车厢里的每一双眼睛,唯独老驾驶员张班长长丝毫没有分神。他清楚,这看似温柔的风正悄悄卷动着沙砾,路旁的岩缝随时可能落下碎石,稍有不慎,便会发生事故。

新兵小谢正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突然车窗外黄沙如沸水翻腾,能见度迅速降低。张班长急忙将方向盘稳住,对带车人员说:“用电台呼叫指挥员,前方沙石路段,我们要降速。”那一刻,小谢

随着最后一辆车翻过垭口,远处雪山反射着冷冽的月光,像一把把刺刀直指苍穹。

车队顺利到达点位,引擎的喘息渐次沉寂,只剩下霜雾从排气管漫出,与高原的夜色无声交融。

张班长蹲在车旁,手电筒光束扫过油管上凝结的霜。比起自身的高原反应,他更担心车辆的状况。虽然抢修后车辆勉强到达点位,但后续的任务提醒着他,任何环节都不能松懈。

哨声响起,人员纷纷开始集合休整。未来,他们将驻守在这里,小谢也会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高原战士。山风卷起雪粒抽打在伪装网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
两年前,同样是这道绝壁。还是新排长的赵旭杰在一次攀登中,脚下岩石猛然松动,整个人瞬间向下坠去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双布满厚茧与冻疮却如铁般有力的大手,紧紧托住了他悬空的脚踝——是老班长李振!“别低头,排长,眼睛向上看!”李振沙哑的吼声穿透风雪。他拼尽全力将赵旭杰推回岩壁,自己的手掌

却被粗粝的岩石磨得渗出鲜血。

赵旭杰望向远方,在翻腾的云海与刺目的雪光之间,一条雄浑的山脊线若隐若现。

“看见那条线了吗?”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,

“那是我们的国境线。我们今天爬的每一步,都是为了守护它。”

一股热浪涌上了吴高枫的心头。

他抬起头,目光越过排长坚实的背影,投向那条云端的“龙脊”。随后,他咬紧牙关,重新将冻得发麻的手指深深抠进岩缝。

向上,再向上!

队伍陆续登顶,视野豁然开朗。

群山在脚下,云海被初升的太阳染成一片金红。

吴高枫一把扯下面罩,胸膛剧烈起伏。

待呼吸稍稍平静,他缓缓挺直脊梁,与排长并肩而立。

两道身影立在峰顶,如同扎根在绝壁的雪松。

雪地上那道蜿蜒的足迹,在朝阳下静静闪烁着光芒。

赵旭杰望向远方,在翻腾的云海与刺目的雪光之间,一条雄浑的山脊线若隐若现。

“看见那条线了吗?”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,

“那是我们的国境线。我们今天爬的每一步,都是为了守护它。”

一股热浪涌上了吴高枫的心头。

他抬起头,目光越过排长坚实的背影,投向那条云端的“龙脊”。随后,他咬紧牙关,重新将冻得发麻的手指深深抠进岩缝。

向上,再向上!

队伍陆续登顶,视野豁然开朗。

群山在脚下,云海被初升的太阳染成一片金红。

吴高枫一把扯下面罩,胸膛剧烈起伏。

待呼吸稍稍平静,他缓缓挺直脊梁,与排长并肩而立。

两道身影立在峰顶,如同扎根在绝壁的雪松。

雪地上那道蜿蜒的足迹,在朝阳下静静闪烁着光芒。

赵旭杰望向远方,在翻腾的云海与刺目的雪光之间,一条雄浑的山脊线若隐若现。